

徐悲鸿美术教育之辩

——读裔萼《写实与学院：徐悲鸿美术教育体系研究》

■ 葛清雅

徐悲鸿是我国20世纪伟大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开拓者，“徐悲鸿学派”及“写实水墨画”等写实主义美术教育思想，在他“生前”、“身后”乃至对今日的美术教育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今，重新考察这一体系的成败得失，对完善中国学院美术教育体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启迪。针对这一体系的研究，现任中国美术馆研究部主任、研究馆员、博士生导师裔萼所著的《写实与学院：徐悲鸿美术教育体系研究》在书中剖析了徐悲鸿的教育理念、方法和影响，对徐悲鸿先生成就的客观论述和批评是值得我们阅读、研究和思考。

在这一体系的形成后，徐悲鸿具体有哪些实践？他试图用西方造型语言作为对中国画的“救赎”，直观面对艺术中的“他性”，在美术教育中注重对于基础造型的训练，认为“素描是一切造型的基础”。他反对《芥子园画谱》中的“摹古”思想，主张师法自然，有自己的观察能力。并且徐悲鸿主张西方古典主义式的油画教学，在艺术创作中要注重微妙的细节处理，合理安排画面构图和空间层次，尽量进行写实化的技法进行表达。最后，徐悲鸿认为中国的绘画教学要获得进步与革新，必须引入西方的写实主义技法和教学方式，改变现有的注重摹仿而轻写生的中国画现状。

1929年的展览会刊《美展》刊登了徐悲鸿表示不愿与现代艺术为伍的《惑》一文，随即，徐志摩立刻以《我也“惑”——与徐悲鸿先生书》为现代艺术作了非实践层面的辩解，后面又出现了李毅士发表的《我不“惑”》文章以此调停“二徐之争”。关于“惑”与“不惑”的追问，徐悲鸿的

美术教育方法应该重新去定位与思考。

在这一时期，徐悲鸿创作的绘画艺术作品以西化的写实精神改造中国画并产生了积极影响，形成一套完整的美术教育体系。但面对徐悲鸿美术教育体系中的“惑”，他的美学信条是否只许写实“点灯”，不许表现与抽象“放火”呢？邵大箴评徐悲鸿，“徐悲鸿和他的画派不是没有缺陷和不足的。这些缺陷和不足，一方面是由于他个人的局限，即在艺术趣味这个问题上，容许偏爱，这偏爱既是艺术家常常具备的品格，而又是一种天然的局限；另一方面是时代的因素造成的。”

“中国绘画的笔墨不应该成为制造形象的手段乃至成为写实造型的仆从，它本身就是一种情感表达的艺术符号。”徐悲鸿以“科学写实”反叛“传统写意”的提倡和实践不遗余力，但背离了中国传统哲学观下的“艺术精神”，在艺术本体上与中国独立的文化内涵与审美情趣相去甚远。另外，“二徐之争”中徐悲鸿认为西方现代画派兴起是因为西方少数画商操纵的结果，这是否背离了“艺术发展规律”论？是否对现代艺术的否定过于简单？

作者认为，“徐悲鸿的写实教育体系在长期对‘真实’的追求中丢失了另外一些宝贵的东西，比如艺术强烈的表现力与抒情性，而西方现代艺术正是源于对这两者的追求，对‘真实’的超越使西方艺术重现生机。”正如林风眠以开放包容的艺术教育观，主张将西方现代绘画精神与中国传统写意精神相融合以形成新的“时代艺术”，从而调和“中西艺术”，这种现代抒情型的美术教育始终以生命情感为核心，

以自由创造为目的，不是让学生在固化的形式语言中“作茧自缚”，而是引导他们“破茧成蝶”，进入艺术的化境。而徐悲鸿“倔强”个性下的美术教育体系，也与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形成鲜明对比。

尊重个性、自由创造应成为美术教育的追求。正如作者所倡导的美术教育需走出“偏狭与排他”，发扬中华文化的和合精神，跳出非此即彼的两级框架，从而开放包容、多元化发展。这也启示，艺术功能的多样性与艺术的多元、共存，当永远是艺术生态的理想所系。或许艺术教育的功能不只有社会疗救，除了思想启蒙、艺术救国这一为国担当的宏图大略之外，艺术家也可以用自己的纯朴与热爱去感受生命的韵律，抛去“斗争”，带着幸福去生活去工作。

“在艺术史上，每一方面的收获或进步，都要蒙受另外方面的损失。”这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徐悲鸿的写实主义教育体系使古法重新面对自然重新思考，为传统绘画注入生机，但徐老背负了更多为国家做贡献、为美术教育改革做贡献的压力，所以不能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完成自我绘画上，在艺术自我风格完善上不够“诚实的天性流露”，以及在美术教育上的“倔强”。我们应汲取前人的观点，学习大师的作品，但观念需更新，表达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融入个人感悟与思考。从今天的后见视域看，徐悲鸿建立起的美术教育体系仍具有极高价值，值得现代艺术与美育学者研究，以促进新时代的艺术与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新书



《思考尺度》

[美] 壴鸿/著 郑岩/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认识中世纪手抄本》

[德] 安雅·格雷贝/著
张雯婧/译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一蔸雨水一蔸禾》

蔡慕/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原田治的美术笔记》

[日]原田治/著 唐诗/译
光启书局/出版

在书香中与世界万千文物对话

——读王川《万里千年——世界博物馆巡览》

■ 赵康琪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致力于教育和研究”。王川先生的新著《万里千年——世界博物馆巡览》，恰巧高度契合了这一主题，同时也显示了上海三联书店慧眼识珠，在全国兴起的“博物馆热”中，让这本书及时惠及广大读者。

这部书的魅力在于，随着作者文学和艺术特质兼而有之的生动描述、精当辨析，仿若走进伦敦大英博物馆、柏林美术馆、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埃及国家博物馆，新德里国立博物馆，等等。我也由此想起多年前先后参观过欧美几处博物馆的情景。读了这本书才恍然大悟，曾万里迢迢前去观赏的世界著名博物馆，当时感到琳琅满目、精彩纷呈，事后只记得巴黎卢浮宫博物馆众人争观的《蒙娜丽莎》《维纳斯》《胜利女神》等，至于华盛顿国家画廊里伦勃朗、凡·高、毕加索等艺术大师的藏品，已无多少印象。按照今天

的说法，那是走马观花“打卡式”的浏览，其实所获甚少。好在阅读《万里千年——世界博物馆巡览》，在书中不仅有幸与巴黎卢浮宫博物馆、华盛顿国家画廊等重逢，而且以品读的方式，直面更多国家博物馆的展览，由此拓宽文化视野，提升艺术鉴赏水准，获得美的享受和精神陶冶。那些雕塑、雕刻、绘画、彩陶、瓷器、青铜器，和历史建筑、遗址、景观、甚至于从大海中打捞上来的沉船上的瓷器等遗物等，以及现代艺术精品，都不再静默，给人一种“活化”的感觉。在岁月深处沉淀已久的文物，无论属于西方还是属于东方，都在书中与我们娓娓而谈。谈所蕴含的历史背景、美学价值、艺术知识，谈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记忆，谈西方和东方的古老艺术多彩多姿、风格各异……一座座博物馆和珍藏的无数文物，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叙述着人类历史灿烂文明和历史的永久见证，令我们在阅读中欣赏、思考、回味。

那些创造了传世艺术品的艺术家，无论载入史册，或者未

曾留名，都置身于时间和距离的

遥远处，但王川是作家、画家，也是学者，他多方面的专业造诣，可以从容探寻这些外国艺术大师的情感世界和艺术风格，使他们“内在的声音”向我们传导美的震撼力。书中有多处进行中西方文明互鉴的叙述，如分析法国风景画的内容包含了“风俗”或“风情”，相比较，《清明上河图》也可归为“风景画”，让我理解这属于“别样风景”。如何保护、利用现代工业遗产，是城市更新中面临的新课题。巴黎奥赛博物馆是由百多年前建造的旧火车站改建而成。王川是长期参与镇江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保护的专家，因而对此感觉敏锐，对巴黎这座优美建筑物的特色和改造，以及重点艺术展品付出了大量笔墨，连续写了6篇。正如书中所述，法国印象派绘画创始人之一莫奈的油画《火车站》，与奥赛博物馆一起，成为永恒。

这一将工业化遗产成功转化为艺术殿堂的经典案例，对我们当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颇具借鉴意义。

记得40多年前，读了艾青的抒情诗《东山魁夷》，才知道这位日本大画家。这本书中也有一篇重点写东山魁夷。王川的散文式笔触，本身即如诗如画，涉及的内容更为丰富，对画作艺术的评析十分精妙。将东山魁夷的画有一种“炎夏里的冰激凌的感觉”，与王维“空山不见人”的禅意相联系。以“空寂之心去画风景，一切动态皆成静态，一切有形都化无形。”至此，东山魁夷以及他的风景画独具的美感深入我的视觉并挥之不去。他在写《庞贝城遗址博物馆》这一章时，因火山突然喷发、灼热的滚滚岩浆摧毁一座城市的历史悲剧，深深刻进他的思绪。他在叙述那些生命的“雕塑”时，笔端充满了悲悯色彩，读来心灵为之震动、战栗！

江苏省文博主管部门最近提出，让“博物馆热”经久不息，“博物馆游”精彩不断。相信这本书以艺术美、文学美和知识美融为一体的魅力，会给更多的读者以启迪，并引发共鸣。